

## 孫子九地篇新解

孫子一書，誠如昔人所謂：「言言碩畫，字字宏謨。」使人百讀不厭，一字一沉思，每讀一過，輒有新義，萌於腦中。邇以解甲歸來，家居無俚，吾友李君浴日，攜其名作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見贈，取而讀之，讀竟，捲卷冥思，細考其十三篇中，某篇主論何事？某句含義何居？欲於字裏行間，推求其大旨所在，讀至九地篇，恍惚如有所觸，迴環默誦，至廢寢餐。深覺此篇雖名九地，但從全篇綱領，前後文旨觀之，外表似論地形，至其內容，則皆發揮精神作用之理論也。篇中各節，有賓有主，輕重分明：賓為烘染點綴，只淡寫輕描，藉以疏通文氣，主則透闢精微，實針針見血，反覆以暢所欲言。其旨遠，其文奇，頗耐人吟味。因就管窺所及，揭摘篇中要語，連綴成文，以伸一得之見。

所謂九地，雖有散地、輕地、爭地、交地、衢地、重地、圯地、圍地、死地之分，細繹其釋義，死地獨與眾殊，為篇中綱領，即所謂主也，餘皆賓耳。蓋死地云者，係指「疾戰則存，不疾戰則亡」之地，其所云云，無具體形狀，可資舉示，疾戰不疾戰，視當時情況而定，不以地形限也。非若其他八地，言之有物可比。圍地一塞其闕，立成死地；輕地重地，有時或須疾戰，亦可以死地視之；死地一詞，其實可概八地。故其下文各節，多以死地為言，間及圍地，其餘七地，或省或略，僅可視為文章起伏之波瀾，似與全篇弘旨無涉。例如：「凡為客之道，深則專，淺則散，去國越境而師者，絕地也；四通者，衢地也；入深者，重地也；入淺者，輕地也；背固前隘者，圍地也；無所往者，死地也。」一節。對於散地、爭地、交地、圯地，皆略而不言，重地輕地，不過為照應「深則專，淺則散；」二句之文氣而順及之耳。最後一句「無所往者，死地也。」，方為點睛語，舉此以明所謂賓主之說。篇中大旨，當於此中求之。

何以知其然也？蓋篇中屢言無所往，大有深意存焉。曰：「投之無所往，死且不北，死焉不得，士人盡力。」言其效用大也。夫遇戰而有死且不北之心，則臨陣決不畏縮潛逃，赴敵必能勇往邁進，戰場上所望於士兵者，不外此耳，能如是，吾無憂矣。故曰：「無所往則固。」無不一以當百，所向無前，故曰：「投之無所往，諸劌之勇也。」所謂「投之無所往」者，投之死地之謂；故曰：「無所往者，死地。」語意至明，無待繁釋。惟其用意，以戰場為爭「死生之地」，非先置「死」於度外，不足以言求「生」也。由此觀之，「無所往」三字，殆為全篇主眼，不可等閒視之。

夫死，人之所惡也。曰：「吾士無餘財，非惡貨也（此句是賓）；無餘命，非惡壽也（此句是主）。」篇中固已明言之，今欲投之於死，必須多方以導之，平時明恥教戰，臨事復勵之以效忠，則其犧牲精神，油然煥發，自能「齊勇若一」，以副吾之所期。將軍慷慨陳詞，勗以殺身成仁之義，士卒聞之，得不泣數行下？所謂：「令發之日，士卒坐者，涕霑襟，偃臥者，涕交頤。」者，形容士兵裹傷赴敵（此指偃臥者），扶疾執兵（此指坐者）之詞也。何等悲壯沉痛！

能使士兵勇於赴湯蹈火，視死如歸，方足以為人將。故曰：「聚三軍之眾，投之於險，此將軍之事也。」此不滅之論，可作原則觀，故「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；」一語，遂成千古名言，為歷代名將所引用。三軍之眾，而曰投者，蓋視如一物，若使一人，操縱從心，易如反掌，故曰：「投之」也；曰：「善用兵者，攜手若使一人，」曰：「犯三軍之眾，若使一人。」意蓋指此，表示指揮能從心所欲，故能「若驅群羊，驅而往，驅而來，莫知所之。」篇中又謂：「兵士甚陷則不懼」，「不得已則鬪」，皆據心理而云然，欲使之「不懼」，使之「鬪」，非「投之於險」不足以致之。所謂「陷」即「投之於險」之意。「夫眾陷於害，然後能為勝敗」，非投之陷之，孰肯就之，觀「帥與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」一語可知矣。此語可謂咄咄逼人，雖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」之句，未足以喻其險。當斯時也，寧容士卒反顧哉！「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，而發其機。」如箭在弦，不得不發，可見其緊張之極。項羽之破釜沉舟，韓信之背水成陣，皆「投之無所往」、「陷之於險」之手段也。使兵士處於「甚陷」，處於「不得已」之境，「不懼」之心，決死生之「鬪」，未有不能克敵致果者也。

圍地，背固前隘，處極危之地，猶以為未甚也，乃謀「塞其闕」、「示之以不活」，非置之死地不已。讀「圍地，吾將塞其闕」，「死地，吾將示之以不活」二語，能使人不寒而慄。單就其字義言之，似無甚精義，若從前後文義以推其旨，則覺妙不可言。曰：「甚陷則不懼」、「無所往則固」；曰：「圍則禦」、「不得已則鬪」；曰：「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。」皆此二句之注腳，散見於前後文者也。篇中處處言投言陷，無不以死為前提，蓋不得已也。觀「善用兵者，攜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」之言，知其用心苦矣。能使「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約而親，不令而信。」者，吾能利用「投之無所往」之勢也；「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，眾寡不相恃，貴賤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卒離而不集，兵合而不齊。」者，因敵昧於「投之於險」之術也。故曰：「將軍之事：靜以幽，正以治。」可不慎哉！

精神作用，關係至深，故須把握士兵心理，從而利用之，以發揮其極致。故曰：「九地之變，屈伸之利，（此二句是賓）人情之理，（此句是主）不可不察也。」時而「易其事，革其謀」；時而「易其居，迂其途」，以「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無知。」以實行其不可測之計，「并氣積力，運兵計謀，為不可測」云者，其此之謂乎？士卒之耳目可愚，則其意亦易動搖，故曰：「禁祥去疑」所以防妖言惑眾以固軍心也。決心既定，無所用其躊躇，登高去梯，理無先告；故曰：「犯之以事，勿告以言，犯之以利，勿告以害。」蓋使「眾陷於害，然後能為勝敗」也。欲「陷於害」，非「施無法之賞，懸無政之令」，不足勵士賞功。用眾之道，當於「人情之理」一句中領會之。

此篇開首「用兵之法：有散地、有輕地……」「諸侯自戰其地者，為散地。入人之地而不深者，為輕地……」「是故散地則無戰；輕地則無止……」一段，先將其種類分別列出，次將其定義確切說明，最後始將其戰法舉以示人，層次井然，有條不紊。讀者遂誤會其旨，以為主在論述地形，殊不知此篇係借死地以闡發其對於

心理之見解，以示精神作用關係至鉅也。曰：「兵士甚陷則不懼，無所往則固，入深則拘，不得已則鬪。」曰：「兵之情；圍則禦，不得已則鬪，逼則從。」曰：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也。」曰：「同舟濟而遇風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」曰：「齊勇如一。」曰：「若便一人。」曰：「為不可測。」曰：「併力一向，千里殺將，」曰：「始如處女，敵人開戶；後如脫兔，敵不及拒。」凡此諸言，皆篇中骨幹脈絡，精義之所在也。復諄諄論死生存亡，以伸其義。曰：「疾戰則存，不疾戰則亡。」曰：「死且不北，死焉不得，士人盡力。」曰：「禁祥去疑，至死無所之。」曰：「無餘命，非惡壽也。」曰：「吾將示之以不活。」曰：「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。」皆從心理上研究所得之結論也。其他所謂：「散地則無戰；輕堆則無止；爭地則無攻；交地則無絕；衢地則合交；重地則掠；圯地則行；」也者，無非各就其環境，說明其心理作用耳。地形其外殼也，非重心之所在；原文具在，非好為高論以聳聽也。統觀全篇所論，大抵皆屬精神方面之理論，深中肯綮。故特表而出之。

近年以來，註釋孫子之書，風起雲湧，皆皇皇鉅著，累十數萬言，迄無一人道破此中秘旨，不辭腹儉，試作斯篇，名之曰：「新解」，災之梨棗，亦不得已也。